

讀張祥龍〈王鳳儀倫理療病闡析〉

張再林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無奇不有。正如我們在祥龍的文章（張祥龍，2014，9-28）所看到的那樣，一位哲學家，一位國內著名哲學家不是在談柏拉圖 (Plato)、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不是在談認識論 (epistemology)、本體論 (ontology)，而是令人匪夷所思地在談如何給人治病，在談病人的病案分析。但是在我看來，這與其說是越俎代庖之舉，不如說恰恰印證了這樣一種說法，即：當代哲學正在出現一種轉向，一種從傳統的思辨論理學向今天的生命治療學的轉向。故筆者的讀後感還是先從這種轉向談起。

啟示之一，哲學與生命治療。實際上，縱觀人類歷史，哲學與從事生命治療的醫學活動從來就有着不解之緣。在早期古希臘，“治療疾病和對自然事物進行沉思的人，往往是同一批人”（塞爾薩斯〔Celsus〕語，轉引自張軒辭，2009，101），在他們當中，除了提出“醫生應當具有優秀哲學家的一切品質”的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之外，還有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這樣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們看到，這種哲、醫合一的局面，殆至柏拉圖哲學的興起就開始被徹底地改觀。柏拉圖哲學所帶來的不僅是將我們人的自身的身體打入十八層地獄，不僅是靈對肉的驕人的勝利，隨之而來的還有哲學與醫學的徹底分離。即使近代笛卡爾 (Descartes) 的二元論 (dualism) 學說似乎重新恢復了身體在哲學中的地位 and 尊嚴，但其“我思故我在”這一觀念化命題的提出，卻使他的學說依然不失為柏拉圖主義

張再林，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西安，郵編：710049。

(platonism) 的註腳，並使其哲學緊隨柏拉圖，與醫學的距離依然是漸行漸遠。

但是，隨着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對柏拉圖觀念主義 (idealism) 的清算，隨着身體之維在哲學視域中的朗現，在西方哲學中，哲學與醫學二者又一次開始握手言和而趨於破鏡重圓。後現代主義的先驅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無疑是其開創性人物。他在宣稱“一切從身體開始”的同時，又發出了哲學就是醫學的吶喊。這樣，步尼采的後塵，在當代哲學中可謂出現了一場引人注目的哲學之生命治療學的轉向。在這種轉向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以發明“宣導法”而堪稱“精神分析”大師的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有始於西方臨床醫學的批判而終於“關懷自身生存技術”的法國哲學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還有旨在培養和解放審美的、健全的生命感覺功能的美國哲學家舒斯特曼 (Richard Shusterman)。在這種轉向中，有着悠久的“易、醫相通”傳統的東亞學界的動向，以其獨樹一幟、獨領風騷尤值得關注。韓國的“人文治療” (humanity therapy)，日本的“臨床哲學” (clinical philosophy)，台灣的哲學諮商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即其顯例。而祥龍先生試圖發掘儒家倫理療癒思想的論說，則體現了中國大陸學界在這方面的一種可貴的努力。

啟示之二，生命治療與身心一體。

顯而易見，如果說哲學與醫學的劃界，造端於西方的身心二分的哲學傳統的話，那麼與之相反，哲學與醫學的合一，則基於對身心一體的哲學理念的發現。而論及這種身心一體的哲學理念，就不能不提到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的理論貢獻。從一種徹底的現象學 (phenomenology) 精神出發，梅洛-龐蒂不僅主張我們的世界是一種從身體出發的以身為本的世界，而且認為在這種身體化的世界中，通過所謂“身體意向”這仲介，我們的心與我們的身實際上是渾然一體的。由此才有了梅氏那種亦身亦心的“身體意識”、“身體知覺”之說，才有了梅氏那種一反物理-生理決定論的我們生

命的所謂的“拒絕殘損”的理論。同時，也正是基於梅洛-龐蒂的觀點，才使以舒斯特曼學說為代表的，以改良和完善我們的“身體意識”為主旨的當代西方哲學生命治療學思想開始得以浮出理論的水面。

其實，當追溯這身心一體的思想時，我們就會發現，古代中國才是這思想的真正故鄉。從《大學》的“誠於中，形於外”、“心寬體胖”，到王夫之的“性惡乎著？著於形色”（《尚書引義·洪範三》）都表明了這一點。此外，中醫所謂“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黃帝內經·靈樞·本藏》）的“藏象說”，所謂的“五臟”對應“五情”的理論，更是將這種身心一體思想表達的淋漓盡致並徹底貫徹到醫學領域。以致於可以說，祥龍文章所談及的王鳳儀的醫學理論可視為這一中醫思想的生動再現。故而，無論是王鳳儀提出的“貪心論”的病因觀，還是他所謂的“收心法”、“順心法”、“善心法”這三種講病方法，都一如祥龍所指，是以身心相通這古人的“至誠”之道為其基礎、為其前提，而非可用“心理暗示”的心理學原理膚淺地一言以蔽之。

啟示之三，生命治療中的倫理向度。

值得注意的是，為祥龍所標舉的王鳳儀的醫學思想不僅主張身、心之一體，亦強調身、心、倫之一體，以一種所謂的“倫理療病”，為我們極大地彰顯了倫理向度在醫學中的地位。如王鳳儀講“不怨人，倫常不受傷，絕沒有病”、講“孝悌慈”、講“悔過”這一切，不僅與今天西方有個體主義 (individualism) 傾向的治療思想迥然異趣，也與中國傳統“道家化”的中醫思想形成鮮明對比。

那麼，這種倫理化的生命治療如何成為可能，其理論依據何在呢？為了回答這問題，我們不能不再次回到梅洛-龐蒂的“身體”。在梅洛-龐蒂看來，一旦我們回到我們自身的身體，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身體不僅是一種通過“身體意向”的心、身（物）一體的身體，同時又如“左右手相互觸摸”那樣，乃為基於所謂“身體間性”的“互體性”身體。而這種“互體性”不僅意味着我與世界之間體

現為超越主客關係的“主體間性關係”，同時也意味着我與他人之間同樣服從這關係的規定。這種規定使我與他人之間如此地不可分離，如此地互為一體，以致於使梅洛-龐蒂最終甚至聳人聽聞地得出了“沒有他人”這命題。

因此，一種倫理化的生命治療看似不可思議，實際上卻是以人我之間的“身體間性”的“互體性”為基石，而有着其極其深刻的身體哲學的理論依據。同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耳目一新的治療方式既體現了對現代身體哲學的回應，又可視為是向中國古老的儒家生命觀的復歸。因為無論是儒家的旨在“生命對話”的“家”本思想，還是其堅持“從人從二”的“仁”本思想，實際上恰恰都可目為是一種中國式的人我之間的“身體間性”理論的體現。這樣，正如其開顯感恩、懺悔的倫理維度，而創立“身、心、靈”三位一體的“真原醫”的楊定一的新醫學的推出，是中西思想合璧的產物那樣，(參楊定一，2013)王鳳儀的倫理化的醫學思想的出現，同樣既從屬於中國，又從屬於世界，儘管王鳳儀作為一位自我開悟的鄉間醫生，並沒有經過現代醫學的洗禮，也沒有楊定一作為美國頂級大學醫學博士這耀眼的學術光環。

參考文獻

- 王夫之：〈洪範三〉，《尚書引義》卷四（《中國基本古籍庫》內聯網版）。
WANG Fuzhi. “Grand Model” (part 3), in his *Elaboration on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Vol. 4 (Database of Chinese Classic Ancient Books).
- 張祥龍：〈王鳳儀倫理療病闡析——儒家生命倫理之活例〉，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2014年，第XII卷，第2期，頁9-28。ZHANG Xianglong. “On Fengyi Wang’s Ethical Cure—A Living Example of Confucian Life 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ited by FAN Ruiping, 12:2(2014), pp. 9-28.
- 張軒辭：〈身體的醫術與靈魂的醫術——論古希臘醫學與哲學的相互影響〉，《現代哲學》，2009年，第5期，頁95-101。ZHANG Xuanci. “The Medical Art of Body and That of Soul: On the Mutual Influences between Ancient Greek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Modern Philosophy*, 5(2009), pp. 95-101.
- 《黃帝內經·靈樞》（《中國基本古籍庫》內聯網版）。*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s: “Spiritual Pivot”* (Database of Chinese Classic Ancient Books).

楊定一：《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身心整體健康醫學》，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YANG Dingyi. *Primordia Medicin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Mind-Body Integrative Medicine of the 21st Century* (Changsha: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3).